

<良友文学丛书>

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(下册)

四世同堂

第一部：惶惑

下冊

老舍創作



習 錄

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一九四五年五月重慶付排
一九四六年三月上海本初版

版 所 不 翻
權 有 准 印

每冊定價十元

無論刮多大的風，下多大的雨，無論天氣怎樣的寒，還是怎樣的熱，無論家中有什麼急事，還是身體不大舒服，瑞宣總不肯告假。假若不得已的請一兩點鐘假，他也必定補課，他不肯教學生在功課上吃一點虧。一個真認識自己的人，就沒法不謙虛。謙虛使人的心縮小，像一個小石卵，雖然小，而極結實。結實才能誠實。瑞宣認識他自己，他覺得他的才力，智慧，氣魄，全沒有什麼足以傲人的地方；他只能盡可能的對事對人盡到他的心，他的力。他知道在人世間，他的盡心盡力的結果與影響差不多等於把一個石子投在大海裏，但是他並不肯因此而把石子可惜的藏在懷中，或隨便的擲在一汪臭水裏。他不肯用壞習氣減少他的石子的堅硬與力量。打鈴，他馬上拿起書上講堂；打鈴，他才肯離開教室。他沒有遲到早退的，裝腔作勢的惡習。不到萬不得已，他也永遠不曠課。上堂教課並不給他什麼欣悅，他只是要對得住學生，使自己心中好受。

逸民

學校開了課。可是他並不高興去。他怕見到第二代的亡國奴。他有許多理由與事實，去

原諒自己在北平低着頭受辱。他可是不能原諒自己，假若他腆着臉到講台上立定，彷彿是明告訴學生們他已承認了自己無恥，也教青年們以他爲榜樣！

但是，他不能不去。爲了收入，爲了使老人們心安，爲了對學校的責任，他不能藏在家裏。他必須硬着頭皮去受刑——教那些可愛的青年們的眼，像鉄釘似的，釘在他的臉上與心中。

校門，雖然是開學的日子，却沒有國旗。在路上，他已經遇到三三兩兩的學生；他不敢和他們打招呼。拿着牆根，他低着頭疾走，到了校門外，學生們更多了。他不知道怎樣的走進了那個沒有國旗的校門。

教員休息室是三間南房，一向潮溼；經過一夏天未曾打開門窗，潮氣像霧似的凝結在空中，使人不敢呼吸。屋裏只坐着三位教師。見瑞宣進來，他們全沒立起來。在往常，開學的日子正像家庭中的節日，大家可以會見一個暑天未見面的故人，和新聘來的生朋友，而後不是去聚餐，便是由校長請客，快活的過這一天。這一天，是大家以笑臉相迎，而後臉上帶着

酒意，熱烈的握手，說「明天見」的日子。今天，屋裏像坟墓那麼潮溼，靜寂。三位都是瑞宣的老友。有兩位是撈磕磕的吸着烟，一位注視着棹子上縱起的一片漆皮。他們都沒向瑞宣打招呼，而只微微的一點頭，像大家都犯了同樣的罪，在監獄中不期而遇的那樣。瑞宣向來是得拘謹就拘謹的人，現在就更不便破壞了屋中沉寂的空氣。他覺得只言冷靜，在今天，才似乎得體。在今天，只有冷靜沉寂才能表示出大家心中的苦悶。在靜寂中，大家可以漸漸的聽到彼此心中的淚在往外湧。

坐下，他翻弄翻弄一本上學期用過的點名簿。簿子的紙非常的潮濕，好幾頁聯到一處，很不易揭開。揭開，紙上出了一點點聲音。這一點聲音，在屋中凝結住的潮氣中發出，使他的身上忽然微癢，像要出汗的樣子。他趕緊把簿子合上。雖然這麼快的把簿子合上，他可是已經看到一列學生的名字——上學期還是各別的有名有姓的青年，現在已一律的，沒有例外的，變成了亡國奴。他幾乎坐不住了。

聽一聽院裏，他希望聽到學生們的歡笑與喊叫。在往日，學生們在上課前後的亂鬧亂吵老給他一種刺激，使他覺到：青春的生命力量雖然已從他自己身上消逝，可是還在他周圍，

使他也想去和他們一塊兒蹦蹦跳跳，吵吵鬧鬧。現在，院裏沒有任何聲音！學生們——不，不是學生們，而是亡國奴們！——也和他一樣因羞愧而靜寂！這比成羣的飛機來轟炸還更慘酷！

他喜歡聽學生的歡笑，因為沒有歡笑的青春便是夭折。今天，他可是不能希望他們和往日一樣的活潑；他們都是十四五歲左右的人，不能沒心沒肺！同時，他們確是不喊不叫了，難道他們就該爲亡國奴而只沉默一天嗎？他想不清楚，而只覺得房裏的潮氣像麻醉藥似的糊在他的鼻子上，使他堵得慌！

嚥了幾口氣，他渴盼校長會忽然的進來，像一股陽光似的進來，把屋中的潮氣與大家心中的悶氣都趕了走。

校長沒有來。教務主任輕輕的把門拉開。他是學校中的老人，已經作了十年的教務主任。扁臉，矮身量，愛說話而說不上什麼來，看着就是個沒有才幹，而頗勤懇負責的人。進了屋門，他的扁臉轉了一圈；他的看人的方法是臉隨着眼睛轉動，倒好像是用一面鏡子照大家呢。看清了屋中的四位同事，他緊趕幾步，撲過瑞宣來，很親熱的搗手：而後，他又趕過那

三位云，也一握的手。在往常，他的話必須在握手以前已經說出來好幾句。今天，他的手握得時間比較長的，而沒有話可說。都握完手，大家站了圈兒，心中都感到應當出點聲音，打破屋中的被潮濕浸透的沉寂。

「校長呢？」瑞宣問。

「嗯——」教務主任的話來得很不順暢：「校長不大舒服，不大舒服。今天，他不來了；囑咐我告訴諸位，今天不舉行開學式；一打鈴，諸位老師上班就是了；和學生們談一談就行了，明天再上課——啊，再上課。」

大家又愣住了。他們都在猜想：校長也許是真病了，也許不是，和學生們談一談？談什麼呢？

教務主任很願再說些什麼，使大家心中痛快一些，可是他想不起說什麼才好。摸了摸臉，他口中出着點沒有字的聲音，搭訕着走出去。

四位先生又僵在了那裏。

鈴聲，對於一個作慣了教員的，有時候很好聽，有時候很不悅耳。瑞宣向來不討厭鈴聲

，因為他只要決定上課，他必定已經把應教的功課或該發還的卷子準備得好好的。他不怕學生質問，所以也不怕鈴聲。今天，他可是怕聽那管轄着全校的人的行動的鈴聲，像一個受死刑的囚犯怕那綁赴刑場的號聲或鼓聲似的。他一向鎮定，就是十年前他首次上座講書的時節，他的手也沒有發顫，現在，他的手在袖口裏顫起來。

鈴聲嚮了。他迷迷糊糊的往外走，腳好像踩在棉花上。他似乎不曉得往那裏走呢。憑着幾年的習慣，他的腳把他領到講堂上去。低着頭，他進了課堂。屋裏極靜，他只能聽到自己的心跳。上了講台，把顫動着的右手放在講桌上，他慢慢的抬起頭來。學生們坐得很齊，一致的豎直了背，揚着臉，在看他。他們的臉都是白的，沒有任何表情，像是石頭刻的。一點辣味兒堵塞住他的眼子，他嗽了兩聲。淚開始在他的眼眶裏轉。

他應當安慰他們，但是怎樣安慰呢？他應當鼓舞起他們的愛國心，告訴他們抵抗敵人，但是他自己怎麼還在這裏裝聾賣傻的教書，而不到戰場上去呢？他應當勸告他們忍耐，但是怎麼忍耐呢？他可以教他們忍受亡國的恥辱嗎？

把左手也放在桌上，支持着他的身體，他用極大的聲音張開了口。他的聲音，好像一根

細魚刺似的橫在了喉中。張了幾次嘴，他並沒說出話來。他希望學生們問他點什麼。可是，學生們沒有任何動作；除了有幾個年記較大的把淚在臉上流成很長很亮的道子，沒有人出聲。城亡了，民族的春花也都變成了木頭。

糊里糊塗的，他從嗓子裏擠出兩句話來：「明天上課。今天，今天，不上了！」

學生們的眼睛開始活動，似乎都希望他說點與國事有關的消息或意見。他也很想說，好使他們或者能夠得着一點點安慰。可是，他說不出來。真正的苦痛是說不出來的！狠了狠心，他走下了講台。大家的眼失望的追着他。極快的，他走到了屋門；他聽到屋中有人嘆氣。他邁門坎，沒邁利落，幾乎絆了一跤。屋裏開始有人活動，聲音很微，像是偷手摸腳的那樣。往起立和往外走呢。他長吸了一口氣，沒再到休息室去，沒等和別的班的學生會面，他一氣跑回家中，像有個什麼鬼追着似的。

到家裏，誰也沒理，他連鞋也沒脫，便倒在床上。他的腦中已是空的，只有一些好像可以看得見的白的亂絲在很快的轉。他用力的閉着眼。腦中的亂絲好似轉疲了，漸漸的減降速度。單獨的，不相關聯的，忽現忽沒的觀念，像小星星似的，開始由那團亂絲中往起跳。他

沒有能力使牠們集合到一處，他覺得煩燥。

他忽然坐起來。彷彿像萬花筒受了震似的，他的腦中忽然結成一朵小花——「這就是愛國吧？」他問自己。問完，他自己低聲的笑起來。他腦中的花朵又變了；「愛國是一股熱情所激發出來的崇高的行動！光是想一想，說一說，有什麼用處呢？」

一聲沒出，他又跑到錢家去。伏侍錢先生，現在，變成他的最有意義，最足以遮羞的事！

另外請來一位西醫，詳細的給錢先生檢查過，錢先生的病是：「身上的傷沒有致命的地方，可以治好；神經受了極大的刺激，也許一時不能恢復原狀；他也許忘了以前一切的事，也許還能記憶；他需要長時間的靜養。」

錢三爺，李四爺，陳野求和小崔一清早就出了城，去埋葬錢太太。看家的還是四大媽。瑞宣來到，她叫他招呼着錢先生，她照顧着少奶奶。

各綫的戰事消息都不好。北平的街上增加了短腿的男女，也開始見到日本的軍用票，用不着看報，每逢看見街上的成羣的日本男女，瑞宣就知道我們又打了個敗仗。上海的戰事，

不錯，還足以教他興奮。可是，誰也能看出來，上海的戰事並沒有多少希望，假若其餘的各綫都吃敗仗。在最初，他把希望同等的放在北方的天險與南方的新軍上。他知道北方的軍隊組織與武器是無法和日本兵較量的，所以他希望以天險補救兵力與武器的缺陷。可是，天險一個個的好像紙糊的山與關，很快的相繼陷落。每逢這些地方陷落，他的心中就好像被利刃刺進一次。他所知道的一點地理是歷史的附屬。由歷史中，他記得山海關，娘子關，喜峯口，雁門關。他沒到過這些地方，不曉得牠們到底「險」到甚麼程度。他只覺得這些好聽的地名給他一些安全之感，——有牠們便有中國歷史的安全。可是，這些地方都並不足以阻擋住敵人。在惶惑不安之中，他覺得歷史彷彿是個最會說謊的騙子，使他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國家中的一切。假若還有不騙人的事情，那便是在上海作戰的，曾經調整過的新軍。上海無險可守，可是倒能打得那麼出色。有「人」才有歷史與地理。可是，上海的國軍能支持多久？到底有多少師人？多少架飛機？他無從知道。他知道上海在海上，而海是日本人的。他懷疑日本以海陸空的聯合攻擊，我們只以陸軍迎戰，是否能致勝？同時，他覺得應當馬上離開家，去參加鬥爭；有人才有歷史與地理，難道他自己應該袖手旁觀麼？可是他走不動，「家」

把他的生命埋在了北平，而北平已經失去牠的歷史，只是個地理上的名詞！

他的胖臉瘦了一圈，眼睛顯着特別的大。終日，他老像想着點什麼不該隨便忘記了的事，可是一經想起，他又願意把牠忘掉。亡了國的人既沒有地方安置身體，也沒有地方安置自己的心。他幾乎討厭了他的家。他往往想像：假若他是單身一人，那該多少好呢？沒有四世同堂的鎖鍊，他必會把他的那一點點血灑在最偉大的時代中，夠多麼便宜呢？可是，人事不是想像的產物；骨肉之情是最無情的鎖鍊把大家緊緊的穿在同一的命運上。他不願再到學校去。那已經不是學校，而是青年的集中營，日本人會不久就來到，把嗎啡與毒藥放進學生們的純潔的腦中，教他們變成了第二等的「滿洲人」。

他只顧看着錢先生。老人的痛苦像是一種警告：「你別忘了敵人的狠毒！」老人的哀鳴與上海的炮火彷彿是相配合的兩種呼聲：「舊的歷史，帶着牠的詩，畫，與君子人，必須死！新的歷史必須由血裏產生出來！」這種警告與呼聲並不能使他像老三似的馬上逃出北平，可是消極的，他能因此而更咬緊一點牙，在無可如何之中不至於喪失了貞節。這就有一點意義。至少，也比蹲在家裏，聽着孩子哭與老人們亂叨嘮強上一點。

同時，他深想明白明白錢老先生爲什麼能逃出虎口，由監獄跑回家中。老人已經落在虎口中，居然會又逃出來，這簡直不可置信！莫非日本人覺得戰事沒有把握，所以不願多殺人？還是日本的軍人與政客之間有什麼戰鬥與衝突，而使錢先生找到可以鑽出來的隙縫？或者是日本人雖然正打着勝仗，可是事實上却有很大的犧牲，以致軍人和政客都各處亂動，今天來了明天走，沒有一定的辦法，沒有一定的主意，二郎拿來的人，三郎可以放了走？他想不清楚。他希望錢老人會詳詳細細的告訴他。現在，老人可還不會講話。他願意慇懃的看護，使老人早日恢復健康，早些對他說了一切。這是亡國的過程中的一個小謎。猜破了這個謎，他才能夠明白一點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中間的一點關係，一個實在的具體的事件——假若記載下來，也頗可以給歷史留下點兒「揚州十日」裏的創痕與仇恨！

服了止痛安神的藥，錢先生睡得很好。傷口和神經還時常教他猛的扭動一下，或哀叫一聲，可是他始終沒有睜開眼。

看着這像是沉睡，又像是昏迷的老人，瑞宣不由的時時不出聲的禱告。他不知向誰禱告好，而只極虔誠的向一個什麼具有的「正義」與「慈悲」祈求保佑。這樣的禱告，有時候使

他覺得心裏舒服一點，有時候又使他苦笑自己。當他覺得心裏舒服一點的時候，他幾乎要後悔爲什麼平日那麼看不起宗教，以致缺乏着熱誠，與從熱誠中激出來的壯烈的行動。可是，再一想，那些來到中國殺人放火的日本兵們幾乎都帶着佛經，神符，和什麼千人針；他們有宗教，而宗教會先教他們變成野獸，而後再入天堂！想到這裏，他又沒法不苦笑自己了。

看着昏睡的錢老人，瑞宣就這麼東想想西想想。一會兒，他覺得自己是有最高文化的人——愛和平，喜自由，有理想，和審美的心力；不野調無腔，不迷信，不自私。一會兒，他又以爲自己是最沒有用處的廢物：城亡了，他一籌莫展；國亡了，他還是低着頭去作個順民；他的文化連絲毫的用處也沒有！

想到他的頭都有點疼了，他輕手蹣腳的走去，看看院裏的秋花。因爲錢先生不喜用盆，而把花草多數都種在地上，所以雖然已經有許多天沒有澆灌，可是牆陰下的雞冠與葵花什麼的還照常開着花。看着一朵金黃的，帶着幾條紅道道的雞冠，他點點頭，對自己說：『對了！你溫柔，美麗，像一朵花。你的美麗是由自己吸取水分，日光，而提供給世界的。可是，你缺乏着保衛自己的能力；你越美好，便越會招來那無情的手指，把你折斷，使你死滅。』

朵花，一座城，一個文化，恐怕都是如此！玫瑰的智慧不僅在乎牠有色有香，而也在乎牠有刺！刺與香美的聯合才會使玫瑰安全，久遠，繁榮！中國人都好，只是缺少自衛的刺！」想到這裏，他的心中光亮起來；他認清了自己的長處，不再以自己爲廢物；同時，他也認清，自己的短處，知道如何去堅強自己。他的心中有了力量。

正在這時候，祁老人拉着小順兒慢慢的走進來。時間是治療痛苦的藥。老人的病，與其說是身體上的，還不如說是精神上的。他心裏不痛快。慢慢的，他覺得終日在床上適足以增加病痛，還不如起來活動活動。有些病是起于憂鬱，而止于自己解脫的。時間會巧妙的使自殺的決心改爲「好死不如賴活。」他從床上起來；一起來，便不再只愁自己，而漸漸的想起別人。他首先想到他的好友，錢先生。孟石出殯的時候，他在大門內看了一眼；而後又躺着哼哼了整天。每一口棺材，在老人眼中，都彷彿應當屬於自己。他並沒爲孟石多想什麼，因爲他只顧了想像自己的一把骨頭若裝在棺材裏該是什麼滋味。他很怕死。快入墓的人大概最注意永生。他連着問小順兒的媽媽好幾次：「你看我怎樣啊？」

她的大眼睛裏爲錢家含着淚，而聲音裏爲祖父拿出輕鬆與快活來：「爺爺，你一點病也

沒有！老人哪，一換節氣都得有點腰酸腿疼的，躺兩天就會好了的！憑你的精神，老爺子，頂少頂少也還得活二十年呢！」

孫媳婦的話像萬應錠似的，什麼病都不治，而什麼病都治，把老人的心打開。她順水推舟的建議：

「爺爺，大概是餓了吧？我去下點掛麵好不好？」

老人不好意思馬上由死而跳到掛麵上來，想了一會兒，把議案修正了一下：「沖一小碗藕粉吧！嘴裏老白唧唧沒有味兒！」

及至老人聽到錢先生的回來，他可是一心一意的想去看，而完全忘了自己的病痛。錢先生是他的好友：他應當盡可能的去安慰與照應，他不能再只顧自己。

他叫瑞豐攙着他去。瑞豐不敢去，第一，他怕到錢家去；第二，更怕被冠家的人看見他到錢家去；第三，特別怕在錢家遇見瑞宣——他似乎已痛深惡絕了大哥，因為大哥竟敢公然與冠家為敵，幫着錢默吟和金三爺到冠家叫鬧，打架。聽祖父叫他，他急忙躺在了床上，用被子蒙上頭，而由胖太太從胖喉嚨擠出點聲音來：「他不大舒服，剛吃了阿司匹靈！」